槐野先生存笥稿

槐野先生存笥稿卷之十

左輔王維楨著　館甥渭南師仲編

志銘九首

王氏第二妹正儀壙銘

長女王淑姫壙銘

志銘

明處士王公曁配碩人石氏合葬墓志銘

王處士者華州故縣里人也諱時任字澤民其先世居州北石孟村以石孟徙故縣自諱能者始故縣即唐鄭縣州西南望形隱起爲隊林煙靄鬱占謂宅者蕃子孫且貴其後能有子五人其一興學刑名從成祖皇帝北征𩦓還錄功擢爲金吾兵馬首領遷泗州吏目先娶宋氏生子來以歲貢爲霸石主簿繼娶

趙氏生三子是爲處士母繼又娶梁氏又庶鄭氏又生三子合七人處士于倫第四趙之殂也吏目念處士幼抱置姑氏所姑氏養之比長績學習文試爲增廣生增廣生有穎才奇氣工書書遂名縱所造郎科第可指取乃性好酒一飲輒引滿大醉乃已一日醉忽中風枯其半體由是業廢然竟不以故斷酒恒飲恒醉醉後嘯歌睢睢如有所憤識者曰處士以疾阨令志不展其怨之矣正德十五年八月四日坐疾卒年五十八耳處士有子四人長堯輔早死次堯弼今戸部主事次堯谷最次堯士卒能立其家皆其配石

氏出石氏號碩人碩人在室以端慤淑愼爲父母愛
子及嫁爲王氏婦也事繼母梁與庶母鄭先意順欲
一敬不怠二母賢之常稱之内外親妯娌五六輩性
行各異與朝夕無怨議者諸且盡爲之禮處士卒碩
人痛苦至疾遂督諸子咸抵于成諸子若婦見碩人
必整容侍側觀顏色進退碩人視之亦不以立故解
嚴里人曰振王宗者石也嘉靖二十三年壽八十一
歲以七月十日卒卒之時戸部在官訃聞且謁歸友
人王維楨走吊以別戸部杖拜哭已乃輟慟蹶起白
云往府君葬也固欲志不遂然念之今母敎府君封

以祔志則以累予文拜哭既歸使使以故代州太守楊甯淮氏狀來徵予銘予與戶部同窮達甚善恨生晩不幸不獲拜處士其行履則自長老傳聞者甚衆大較爲人尚慷慨立然諾接人郎疎微感適其意不限畛域遇貴人亢族頑靳靳不少降今狀亦云辛卯之歲予與楊氏得拜碩人于戶部家是時予三人者皆舉人碩人已貴見之衣不御綺言儀敦樸予歸以稱之母與妻狀稱碩人及見孫男女凡十一人王畿王甸王甾王田王畲皆男畿甸戶部子畿母孺人出聘庠生東希稷女甸側室張氏出聘聽選官高漢女

甾田畬堯士于馮氏出堯咨娶賈氏子未立以堯士之中子畬權嗣生一女聘庠生吳宗道于建勳戶部五女一適渭南李光先一適生員郭光裕父進擧人一適張騰江李張彌鉅富一適鬻賈儒生許從父默齋御史中丞一適蒲城馬其父陞遂武昌府通判於戲盛矣處士雖不及見後世若此然今談者孰不追曰王處士子孫也葬得日爲卒年其月其日與之志且銘曰

貴不于躬以貽厥後德卒用昌維天之明叶兮峩峩佳城于彼含背峯向水洋惟地之良兮生也同室卒

也同竁二魄偕康維人之光我言則傳而石既堅于
萬斯年曰處士阡

明安陽縣丞致仕半山郭公墓志銘

吾外舅安陽縣丞半山郭公以今年六月五日卒于
家其子曰岱者走介京師以書泣告曰嗟吾父竟坐
前疾不起矣且卒張目呼岱曰若銘我則累婿王太
史連呼曰致意致意四言言訖瞑乎手書驚迸戰栗
書失墮地拾復讀則大哭已為位再三哭鄉楨之北
也卽其帷與公別公疾且稱巳何謂其至是也痛哉
痛哉公兄弟二人稱鳳谷公者公兄也弘治中督學

遂菴楊公試華州士公及兄咸躋高等遂菴公極歎之稱曰今二俊乃何避東氏于東氏者指副使葵軒公之于今顯者四公時爲士有問望也然郭氏母實葵軒翁同母弟葵軒之子若東駕公都運公御史公刑部公斷四公者皆呼郭氏爲兄弟校業遞上下然四公早達二俊乃愈益發憤增脩有試輒冠其曹至大比則數困弗利鳳谷竟用貢爲滑縣丞公丞安陽當其時與郭氏齊稱俊者又有管白泉氏後亦以厖甚爲瀘州學官里人語曰無爲嶽嶽盡觀管郭言負才氣不大售也初公之貢于大學也諸海內才蘊之

士無慮數百公與游皆輒敬伏之久之司成趙公聞
還子來從曰郭生關中才也從之當益其雄在安陽
六年丞厭于令不專制大施所司皆米鹽細務一至
輒了乃日爲嘯詠有所抑鬱不平盡泄之詩文爲教
民詮數十章咸劃文從質令易曉安陽人崔後渠先
生者以文章議論高一代鮮許可見公製獨賞之公
既高自負恃而守彰郡者又鄉里後生故嘗尊禮公
今爲下吏甚絕公亦于于過之少讓退容竟以是中
傷之遂致仕歸歸之十年爲嘉靖丁未卒公諱從禮
字以行本蒲城人曾祖瑄以棲霞縣丞歸過華州樂

其勝著士遂為華州人瑄子璽璽二子長曰經聞喜主簿次曰絃驛丞驛丞二子長從義號鳳谷為滑縣丞者也次則貝公滑縣二子山為寶慶通判岳為大學生公一子即岱書顏體有名籍禮部儒士而又有岫者為江都主簿于公為從子郭氏蓋世有衣冠云公三女禎娶者李長嫁生員魏自脩魏父知縣次嫁生員東夏夏祖吏部考功郎中皆碩人朱氏出朱氏為岱娶知縣李公傑女傑女賢岱有三子祜之祐之一尚在抱郭氏雖世祿祿入隨費亡為子孫立業故官罷輒窘自公謝歸而管白泉氏者亦從濾遷二人者

倡里中長老約爲酒會旬六七舉不舉日公宴于家
侁及孫爲勸觴閒逆諸女爲具食用容禮接之因遂
竭資然公竟不以貧故戚懷訢訢如也恢恢如也人
與居多親愛之亦毋急人之難不言人之過其甥故
代州太守楊南涯氏取温厚坦曠四字狀公惠信哉
疾比卒里中弔問者績接于戶公生成化九年五月
六日距卒年七十有五卽用卒年十月某日葬窆在
滑縣公右楨旣奉遺令次其生事始終遂銘曰
矯矯郭翁兮噫位卑才崇兮噫傑者固窮兮噫此屋
䙰蓬兮噫彼棟隆隆兮噫

明封文林郎翰林院編脩裕菴歐陽公墓志銘

歐陽公者名倫字宗彝故翰林院編脩學章之父也楨與學章共選舉數得拜公于官邸公樸貌而粹顏溫詞而脊癯每以為有古君子長者之風焉故今為誌其墓石皆覈實擬有非諛語也公初為士而習舉子業治朱氏易甚解嘗推其指以驗人事往來進退消長盈虛無弗合者則歎曰天人判者迹爾而其致一也是故君子順天而弗違俟命而自信學且就會其父聽選公携其母李碩人遊在外聽選公又有母于年既高而又有二子曰夔曰龍者則幼皆在家公

以家子領家幹故凡子之養及聯龍兩弟之抵于立
成難力任之由是學廢然日猶冀念聽選公歸則尋
復緒理竟所志久之聽選公歸而公之長子時李于
聯稱學童者業各露頂角爲開士公曰吾既有子乃
遂弃儒而益事家人業然計疏家畜乍羸乍縮羸即
散即食客即贍族人至縮則蔬食布袷灑如也語人
曰今之居積算較者予知之矣飾衷萬厭口腹已耳
夫童齔視百年至遠也然奄忽至今且半安能營營
勞憊效世俗之所爲乎因自號曰裕菴而人亦遂稱
裕菴公云其後十餘歲聯果舉鄉試第一連舉進士

選翰林吉士時亦用選士除揚州府通州同知通州距其鄉遠公憚弗就乃就贈及贈授編脩郎得封公如其官以法封君見在官邸者令赴　闕庭謝　恩公攝衣冠綴班行朝士羨之稱稀覯焉性謙厚郎為封君貴一如無有封之數年歸其鄉時年踰七十矣嘗步歷城市中郎涉遠郊從車馬步出郭始就之故武强人號歐氏為德門恒推數而稱之曰時若贈似其父封君封君似其父聽選公瓚瓚似其父鑑鑑似其父榮福榮福父曰思溫始自淮安之山陽遷武强者也代遠莫能知由是言之歐氏蓋世有善士云初

公兢編脩君至誠之曰我歐來累厚矣乃今逮爾小子脊念哉脊念哉後編脩君以人言免官賜之書畧曰夫昔之人被黜然或書空而出遵澤而吟者豈不以中有所鬱抑不得通其意哉吁亦隘矣夫達觀之大人造化託之小兒時榮與榮時滓與滓所謂知天所謂順也而小子勉乎夫人言之興也其猶颷乎始盤盤羊角轉也倏忽散漫石遭之揃木遇之折何其烈也頃之定空青野寂幻乎莫執其迹而木石災矣彼其揃而折者亦其數宜爾耶小子苟有省于吾言則無繫官編脩君旣歸其兄通州君亦解官兩君

約日遍具酒食各迎公過其家進觴稱壽諸孫從後羅拜翹舞間復用公之命邀公之二弟夔龍者來共飲食接懽公顧謂二子曰是樂人間亦少見曹可云功名蹇乎如此數歲卒寔嘉靖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也距其生成化五年十一月七日春秋七十有九配李氏封孺人有二子一女嫁任秉常三孫箕第皆大學生時出策邑庠生暎出筆又出韓第又出蕪厥亂緊矣李孺人具婦德母儀以故佐夫而克昌其後如此孺人有弟曰鳳吟故爲綏德太守今狀實綏德爲之狀曰裕菴公有厚俗之行二焉盜少年之夜

騷閭里也閭人共苦之謀捕則請之官必死害乃已
他日捕獲之公勸衆釋之已乃戒曰吾今乃活汝汝
弗悛復爲盜嗣有捕者殺汝矣其人感泣遂竟不爲
盜嘗買田弗之省也令鬻者自質其直鬻者紿公誣
瘠田爲膏田要膏田直公信之卽予膏田直已乃覺
終不反質夫剋厲而儇黠者舉世之通疾也以今裕
菴公觀之可謂矯薄化頑風教有禆者矣葬得日爲
卒之明年三月七日禎既爲序其事遂銘曰
繄歐陽生徵漢博士而論石渠洽逮歙者八世同官
厥聲奕如詢工書體詹善文詞悉重璠璵愈傳愈雋

廬陵永叔光被本初逢逢華冑聿自淮南徙于武居爰有德人不發其躬嗣詣公車啟祚流祥冠紳書史繹繹徐徐柯茂惟本泉曲有源茲言非靡猗千萬世考歐宗者石在玄廬

明浦城簿東丘余公墓志銘

東丘余公者崇德縣人也名億字公悅以嘉靖庚子六月十八日卒卒十二年而其孫田舉庚戌進士謁其座主王子曰東丘公吾大父也葬未有銘今幸得見先生願先生銘並以狀來狀則田同年侍御馬君爲之按狀則東丘公者蓋逴然有古達士之風焉狀

曰東丘公父曰樂耕翁母曰舒氏生三子長曰仁次曰信次卽東丘公公生而機警六七歲時卽嶄嶄露頭角樂耕翁愛而奇之私語舒曰昌吾家者季子也彼二子者竟且賴之甫十歲而樂耕翁亡舒涕泣曰教季子學卒吾君子之志而季子好讀書一再誦輒記年二十入爲縣學生而舒又亡季子痛二親鍾愛懼學未有就貽二親辱服既除乃辭其二兄出從名師游焉既三年乃歸暴名乃就有司試不第再三試又不第是時東丘公已逾三十或說之曰夫翡翠離越而貴章甫入魯而售者物固有所遭也以君之才

而數此不第君何不從都下試且獵者祝網不獲則從其處獨奈何撼促守一株也東丘公然之乃遂應例貢入南京國子學因圖就南京試其時四方抱藝之士雲集白下聞東丘公名咸郎訊探取之皆服以爲出其下郎東丘公亦自以爲四方士今來集者莫子若也比試又不第竟歸當是時會二兄相次卒又皆無子兩家事無巨細悉來聒公公應之不爲厭兩嫂各有女已嫁兩嫂聽女每出其藏餽女公亦不問已乃割兩兄產半分與兩嫂女夫家而兩嫂則竟曲爲供養不少傷其志凡此皆以勞費心神學遂廢

是余氏兩兄雖亡無助而蓄積田產轉振振起東丘公以身專任故也其後東丘公年五十餘始來謁選吏部除爲福建浦城縣主簿主簿秩官壓于長吏不得自屈伸而簿固有才巡按御史廉知之乃檄簿督八縣逋簿往八縣逋應毅而完償之浦界礦盜發殺人斷行旅長吏覰望莫誰何御史復檄簿平礦盜簿設計禽其魁數十人餘黨解散盜平簿在浦五年一物無所取獨勞勞奔命無休已時而年又漸高甚苦之日忽歎曰夫仕卑者不辭勤苦不羞跪伏効一命之職以五斗粟也其簿尊者積歲年望資鈌至老白首

不肯歸爲顯名大爵也今吾蹇足自給終老而簿郎勞見筋骨祇爲他人刈薪供炊耳自不得啜汁且格在下僚即録之無大振拔吾何以簿爲哉夫鴻鵠九天鷦鷯一枝各適所志也即日解冠着山人衣自買舟載妻子歸其年嘉靖戊子也歸三年辛卯東丘公壽六十里中衣冠與公結社爲觴咏交者相約持肴酒咸爲壽公其日宗族親黨屨接于戶浦之民有持其邑士大夫文徒步上壽者諸客咸譏問故壽者曰夫自今簿去而後簿來也浦之民始知簿去而無簿矣以故相議而遣吾壽東丘公老而好奕以爲奕勝

敗之數不可豫擬或始完而卒缺或先失而後悉有類乎宦之道焉故奕得之在早見先收宦失之以欲躭而不知止也故常對客奕以喻指東丘公好辯有口容與議天下事每屈之每先事言成敗利害與脩短與仆也卒之皆驗如其論云客或談科舉事則嘻嘻笑曰夫此道吾固已諳之矣命也夫命也夫吾平生最苦業卒不得意吾以竢吾子孫學有命者居數歲東丘公卒年六十有九以生于成化壬辰十月五日比卒年得今數云東丘公其先歙人其後徙崇德彭和橋安丘里不知始所徙者有六世祖顯忠生求

銘永銘生慶慶生璘是爲樂耕翁世以貲雄鄉里樂耕翁好施東丘公亦好施嘗折券以寬債人爲屋以居其流無歸者故今余氏子孫烝烝焉盛矣子三人曰懷忠娶趙氏曰懷孝娶沈氏皆明農曰懷恕大學生先娶鍾氏再娶沈氏獨懷孝早卒孫男三人長卽進士田娶胡氏繼聘鍾氏繼聘徐氏孫女二人一適胡泮一許聘曹應科曾孫一人公初配費氏繼配徐氏德清徐銀臺女也公子孫改公阡卜西安丘將以某年某月某日啟費氏窆共公丘藏焉史王子方受狀而田忽以憂歸旣一年田走价京師問曩所爲請

者史王子曰夫人死者形不死者銘銘曰

彼材可梁斵為桷志遠途促臨騰蹄千里之步空爾學孰高者丘突嶽嶽其中藏者楚之璞宰木蕭蕭鳥剥啄

明四川道監察御史雙洲嚴君墓志銘

監察御史嚴君者朝邑人也名天祥字叔善以所居望仙觀在洛渭二水之間因號雙洲嘗稱以為人能脩潔其躬比于洛渭斯可語士矣以故嚴君脩謹平生無洿節辱行皭然若處子云嚴君中嘉靖甲辰科進士除為山西絳縣知縣既三年徵去一錢不著于

身去之日父老遮道攀留者以千數嚴君持法不假借常約束吏胥竟嚴于去兢兢不敢縱以此百姓戀之己酉選爲四川道監察御史居三月嚴君忽鬱鬱不樂或問嚴君曰君官御史何不樂也嚴君應曰官御史可樂今且責我以能與官樂乎吾亦有所覺觀思慮夫鸞鳳鷹鸇各有所稱皆著其能吾將柰何是以弗樂也久之嚴君病嚴君父曰堯黼號直菴母李氏弟天祐舉人嚴君生而孝友六七歲李嘗病罷食嚴君跪而進食不食輒泣食乃起一日天祐病嚴君身奉湯藥夜三起問之惟恐其弗問也嚴君病在京

師直菴公聞乃跨馬馳來視病留天祐事其母李是時六月大暑嚴君相見泣曰噫翁何觸熱爲也兒病固無害殆傳者誤翁耳尋問母李及弟天祐語刺刺惻惻淚數行下移時不止直菴公居月餘而嚴君病少間歸既歸乃復遣天祐來視而嚴君病忽劇遂卒天祐來不及訣才數日耳天祐撫棺慟哭曰嗟天乎吾兒何負而遽令至此乎嚴君配曹氏無子有二女皆幼皆隨居京師天祐乃扶櫬載嫂若女俱還以庚戌三月十日葬嚴君于望仙嶴之東從親新兆也其後一歲餘曹氏坐哀毀亦卒天祐啟其窆與嚴君合

焉初嚴君且卒也曹氏提二女伏牀哭嚴君亦哭有頃誡勿哭徐言曰吾視吾弟厚吾弟視我又甚謹必不令若等無依也吾死而還骨于家其告父母以天祐之次子允恭為吾子立之於是直菴公竟與立如嚴君言嚴君舉進士時余識嚴君于稠衆中敬之旣嚴君為御史病卒余與長安人王給諫于阜偕視棺殮哭之成禮然後去已而天祐至遂請王給諫狀其兄之行擲而同乘吾門乞銘時卒不能應去越三年而余遷官南都便道過華下天祐渡渭造請者三泣曰先兄所不瞑目于泉下者獨俟先生一言耳幸以

慰死者而絳縣人又言嚴君方在絳縣時旨以役至夏縣道經傳說祠側嚴君必入拜徘徊瞻望顧有曠世相感之思焉一日復過屬有急不得入拜憩其側短亭中坐見二青衣持檄伏堂下白云傅丞相要公嚴君謝不往顧左右賜使者食左右實無所見以爲嚴君作鬼語然不敢詰第應曰食使者矣嚴君乃語二青衣還報傅公異日者誒我爲御史乃往矣言訖就寢頃之寤呼左右大驚汗出述夢中事左右白云自未寢時有之非夢也嚴君默然誡左右勿泄卒而從行者始傳其事由是觀之嚴君甫爲御史輒鬱鬱

不樂者蓋斯念哉彼其稱憂不能官者托詖也嚴君生正德甲戌十二月十六日卒嘉靖己酉十一月十九日年方三十六耳女一許字樊氏一又夭益重可傷悼焉乃爲之銘曰

人生而良惟神亦慕翼翼嚴君傳要于路傳跨箕尾嚴乘煙霧翱翔九虚以遊以晤彼衆弗知歎息嬀顧杞梓俄摧驊騮窘步我解以文刻置新墓有來觀者茲石可寤

明封戶部廣西司主事懷朴康公墓志銘

懷朴康公者初爲行省掾已而待選吏部授冠帶歸

而懷朴公顧讀書頗解其大指所與游盡里中賢士
大夫諸以掾興者弗敢望也有子三人長子曰脩吉
仲子曰廸吉叔子曰貞吉脩吉貞吉皆爲諸生而仲
子爲太原太守先獨顯初仲子拜爲戶部廣西司主
事而奏滿于 上也乃得封懷朴公戶部廣西司主
事如其官母胡封安人當是時懷朴公與胡安人俱
在家仲子乃函 制詞具冠服再拜遣使而將以獻
之旣至懷朴公懽甚遺書謂仲子曰自吾康氏以棗
强來而徙居章丘抵于余五世矣歷五世而未有顯
者余大父樂嘗有志于功名之際負才氣不與庸衆

伍以爲青紫事可俯地拾也竟弗遂卒余父鉞嘗語
及大父舉犖之槩未始不泫然泣愾然歎也乃至今
發于爾乎爾小子今服在郎位受 天子恩深重而
余又沾被若此爾爾小子能無念哉康仲子得書未幾
何時 上命之使監歲漕于楚於是便道歸章丘壽
懷朴公壽之日康伯子康叔子皆以次進觴諸孫皆
列拜在後乃懷朴公持觴顧歎欷感動弗能止仲子
請所爲感者何也懷朴公曰吁今所饗往余事吾父
未有也及吾父旣老而家計益縮吾嘗傾身致甘旨
猶竟不能快吾志矧乃有今日耶言訖諸子復進觴

懷朴公醉康仲子侍懷朴公未數月遂辭而之楚已而還又使往監姑蘇稅康仲子乃又歸壽懷朴公又以郎中使雲中乃又歸壽懷朴公方仲子使楚時懷朴公問之曰爾今往何事曰爲公家椎財利耳懷朴公曰嗟乎語曰利令智昏爾小子愼哉初吾爲掾而同舍者醉而歸而投金于余忘之矣既醒瞿然驚起仰天頓足曰吾失金吾失金余乃出所投金予之同舍者喜且謝曰郎君不出金吾安所索乎讓之半不受爾小子其無忘余所持者可也以故仲子三使于外咸以節廉自好稱懷朴公之教也懷朴公爲掾時

有方伯者令之視獄因其時六月而會又大疫懷朴公白方伯録輕囚出就外約疫已復來方伯聽焉疫已囚出就外者果復來得不死者百餘人及康仲子陞爲太原太守使使迎懷朴公與胡安人俱來居郡閤凡懷朴公所爲誡語太守君者盡皆寬仁長者之道彼其志自爲掾時已若此矣懷朴公居太原踰一歳而思歸曰吾除吾先墓上荆榛耳太守君不能留乃與之歸胡安人從懷朴公歸乃輒造先墓下祭以其祭餘會族于墓下因問其貧不能娶死不能葬者振給之已乃與里中人會而里中人囹圄不敬服懷

朴公者懷朴公爲人寡言笑平生未嘗有隨行俛德其訓里中兒則數稱孝義恒在口不置令懷朴公不拜封貤得從仕籍歷民社之寄其道化所漸恩澤所加卽詩書所記何以尚焉懷朴公歸章丘之年嘉靖甲寅歲也太守君思之甚乃使使問焉使還報曰家大人病太劇太守君立解印綬白兩院且歸而待家大人病兩院弗之許太守君曰卽弗許吾豈以一官忘吾親哉遂馳去去太原旣二日而舍人以訃至太守君從馬上聞墮地哭極哀已且行且哭焉旣抵喪所觸木哭已伏胡安人前哭胡安人勸勿哭以仲子

遠道來也久之仲子與伯子叔子議葬事而先圖銘仲子以書抵余曰先生舉吾成進士吾先君未能忘也顧不幸不獲與先生晤先生不識先君之爲人何若也於是吾爲狀狀先君願先生相其事銘焉先君諱濟民字惠之卒年睹俗之靡靡而距古遠甚也於是乎緬思古人而因號懷朴云卒時年七十歲矣有孫男子六人孫女五人孫男子六人者大有大壯大受大阜大田壽毅也孫女五人有三人者一適仇珇一適生員白汝玉其適馬夢麟者則先君愛女也凡所適皆同邑大家子云余按狀則懷朴公者葢斷斷

千古之篤行君子也其胤緒繁昌若此固宜有之乃為銘銘曰

誰則投種而歲弗田誰則持務而物弗還郎有大侵彼種亦沒所寄者亡而券徒揭唯德之報靡亟靡遺不于其躬于其嗣而奕奕康公是其元龜以告來世刻此冥詞

明王孺人趙氏墓志銘

王孺人姓趙氏西安前衛人也夫曰平石公生子曰鶴事　今上為給事中初平石公往來賈江淮間三歲中率二歲在外不得教鶴學而鶴少雅馴天資甚

美乃孺人自持家事教鶴學孺人誡鶴曰夫女之績也絲分而日治之則大帛成安有疎慵子成器者乎鶴奉教唯謹學既十年而舉進士是年甲辰歲也進士守次銓部念其父母乃遣使往迎父母而平石公又往賈江淮乃獨載孺人來進士即復為書抵江淮請平石公云孺人已自其家至而平石公賈方快不來有頃進士授行人奉節使朝鮮而留孺人京師以其婦周氏侍比歸納節孺人檢視笥中惟皇華集數卷及去時衣帶圖書而已孺人問曰夫稱皇華集者何也鶴應曰古者送使臣則歌皇華之詩今集紀朝

鮮陪臣贈言故倣而稱之夫贈言何謂也行人爲摘行李蕭然及腹貯氷霜句義解說之孺人則大喜稱曰兒今勑志若此不直揚名顯攷且與　邦家增重矣明年行人使河南便道奉孺人歸長安會平石公亦自江灘來行人日日爲稱觥讙燕居無何行人當還報　命乃請與父母俱平石公倦游又以官所局促固不許孺人乃遺平石公侍兒與行人如京師又明年行人選爲給事中給事中有所論白　上輒嘉納平生逡逡謙溫口不道人短至搏擊姦邪則責近弗避也孺人重愛子常以爲憂居三年而孺人病給

事中方謀歸孺人而病漸劇遂卒給事中伏于舍苫哭甚哀既殮則念平石公獨在家年老懼聞訃傷其心乃即復遣使問慰之給事中余所舉士然又同關內人孺人居京師余母劉孺人嘗與相迓母劉謂余曰今見王孺人端雅莊嚴殊不類婦人固宜其子若是也卒而母劉爲傷之給事中將扶櫬歸葬乃杖而乘門請余銘按以狀狀稱孺人生弘治壬子十二月十九日卒嘉靖庚戌十一月十九日年五十有九初有三男子其二早夭給事中有男胤吉聘舉人黃勑女有女許聘張四維給事中泣曰母卒時戀戀二孫

最苦矣墓今卜長安木塔里葬得吉嘉靖三十一年
二月初八日也銘曰
維趙氏先世有顯人王父岳岳作藩入閩本家鹿邑
來遷于秦彼大父者氣亦大振比及孺人家休未泯
誰謂閨處識達群倫誰謂不學曷子克臣出入京鄉
翟茀朱輪有輝載路或歎或珍南山之丘鬱乎嶙峋
孤魄歸是子也傷神傷神何爲曰咨二親生不恒偕
没復一身嗟乎過矣萬有終藏千秋萬歲隻者竟雙

王氏第二妹正儀壙銘

正儀之父曰文菴翁兄曰槐野子文菴翁以嘉靖七

年卒卒時槐野子爲諸生有三妹一弟一男子焉男
子名曰逢春東氏婦出弟名曰寶子寶子與槐野子
及三妹同出自太孺人也太孺人且欲名三妹命槐
野子各相其德性以爲號於是槐野子號第一妹曰
温儀號第二妹曰正儀號第三妹曰慎儀太孺人皆
頷而是之已乃曰吾甚愛少兒珍惜之可名寶子以
見吾志寶子則太孺人自爲號者也寶子以文菴翁
卒之年夭明年逢春夭於是東氏婦坐哭子病成沈
涸之疾不治其後數歲槐野子既登第拜官翰林矣
而第一妹温儀卒于家葬在厓坡祖墳之側焉於是

槐野子遣使奉迎太孺人及東氏婦與在者二妹俱入京師居一年槐野子以使事如關中乃復奉太孺人還關中諸侍太孺人來者皆從有頃槐野子當報命甚急乃單車馳而去既去之明年而東氏婦卒于家太孺人哀苦之數遺書督槐野子歸於是槐野子請告歸遂得葬東氏婦焉初東氏婦未有葬所也槐野子乃從兩術人行視諸山皆惡不吉一日出古城南過始祖墳下兩術人問曰是爲誰槐野子曰吾始祖副使公墳也兩術人遂下馬登古城四望則太華在其東太白在其西少華正值其南此旺氣之所鍾

法所謂吉祥善地也即此可以聯置一墳地又何求焉葬東氏婦于此宜槐野子乃徘徊瞻顧脉脉私念曰昔先大夫文巷翁卒時余爲諸生貧草葬之今旣獲吉壤矣柰何先以厚婦人也於是與術人議以斯所遷先大夫逮及後余即附焉術人曰可哉乃卜先大夫穴立石表之以須吉歲已乃葬東氏婦即余後宜所當者穴也東氏葬未逾年而第二妹正儀卒乃即以小姑從嫂附在東氏之側藴幽魂相依云後十五年而槐野子之女淑姬亡槐野子别爲淑姬卜葬地得所謀且並遷二妹來與淑姬共域乃以請太孺

人太孺人曰令二姬亡歿久矣骨且欲朽矣獨柰何
搖動邪矧溫儀墓與族姬毛娣之穴隣正儀又依嫂
咸稱帖帖可毋動槐野子唯而退已復思正儀墓適
當先大夫宜隧之道卒不得無動乃復請太孺人溫
儀墓不遷遷正儀太孺人然之於是乃遷正儀益居
在淑姬之左矣太孺人曰令遷正儀去如東氏婦孤
何槐野子曰嘻東氏婦敏惠明于大義百歲之後且
須我而偕也何謂孤顧獨念溫儀與正儀隔在兩域
耳斯固可傷哉淑姬生也晚識慎儀不識溫儀與正
儀然同氣所生神魂則未始弗枝也慎儀今適茂才

東豐童氏矣淑姬死哭淑姬聞遷正儀則又哭正儀聞温儀不得遷又哭温儀其言曰吾同胞子四五人獨我與兄氏在矣於乎三十年來骨肉損銷寥寥落落譬猶晨星秋葉存者無幾佘臨石益深痛之焉銘曰

汝棲未安汝骨已寒徙汝實難汝悲汝懼汝姪若龥偕汝團欒二封等巒來者登觀坐亦有盤沐亦有瀾豈不痛汝卜玆良寛

長女王淑姬壙銘

王淑姬者槐野王子之第一女也王子在翰林時居

在京師高坡巷而淑姬生淑姬生彌月而背發細瘡如粟大者如豆且落且又生淑姬日夜啼乳母抱淑姬出房中露立則啼止醫視之以爲胎毒其出房中露立而啼止者氣不鬱而毒暫解也無憂用一七藥可愈然自後諸瘡悉不能害矣以臟毒盡泄故也既三歲而淑姬復發痘痘瑩瑩如摩尼珠而又稀踈未七日而收果無害明年王子奉太孺人歸關中淑姬已離乳母懷能自起拜識人顏色矣然恒依太孺人前太孺人念王子既四十未有子而獨有淑姬於是愛淑姬特甚凡起臥食飲淑姬未嘗不在抱也頃之

王子復奉太孺人居京師而淑姬從年九歲能刺繡而里中舉人東體忱以就南宮試爲其中子聘淑姬許之其後王子遷春坊諭德令其署守南京翰林也淑姬復從太孺人居南京旣半歲余不得一見淑姬而余問太孺人淑姬何爲云日坐窻下事刺繡耳侍婢三四人莫敢擅出入也太孺人以不習南中水土思歸關中余乃與太孺人歸而淑姬從余送太孺人至江上入舟中拜太孺人太孺人泣淑姬亦泣淑姬牽余裾且拜且問曰阿爺何日歸遂別明年二月太孺人年七十而余留滯江南不得身爲壽乃遣使往壽

太孺人使既已還報乃因間言淑姬亡余大驚問淑姬安病曰病疹疹幾發乎曰九發嗟乎往醫嘗言臟毒盡泄後不爲害矣乃卒坐此夭殤亡邪命也夫命也夫頃之會有　詔令王子還守宮坊講諭德之事於是王子遂取道歸闕中拜太孺人太孺人守淑姬棺大呼哭余環棺持太孺人哭哭已太孺人爲余言淑姬病既篤固不肯令醫視醫來輒以被蒙體從被中嗚嗚哭太孺人懼傷之令醫出醫竟不得效其能凡病十日而亡且亡之五六日氣喘逆不能出一語第口張目動淚淋淋下不休忽而握太孺人手胡盧

而言曰死則死矣獨恨不得見我翁耳太孺人言既
與余復抱棺哭左右視者皆大哭居五日余請術人
占葬所得之祖墳之東少華山之麓術人云茲山氣
太盛恐非少女所當請徙下方余是之余念淑姬生
長閨中而瘞在山下魂單骨寒氣靡托乃徙前亡
第二妹嬬正儀權厝在祖墳之側者與淑姬共域棲
正儀居左淑姬居右庶幾乎雙玉相依萬禩永寧矣
淑姬生在嘉靖壬寅九月亡在甲寅三月年十三歲
耳悲夫銘曰
維壽維夭是誰主尸既温既惠又何夭爲天乎難問

人莫之知我淚縣河厚土以滋生不踰閾焉識路遠
矧茲中野逝將獨之爰有姑氏徙與比居夜月游魂
珮環相隨無震無恐無阽于危千秋萬禩體其求綏

槐野先生存笥稿卷之十

槐野先生存笥稿卷之十一

左輔王維楨著　館甥渭上南師仲編

傳三首

傳

孫忠烈公傳

孫忠烈公者餘姚人也名燧字德成為人沈毅有大畧而與邑人王公守仁錢塘人胡公世寧同舉于鄉

正德丙子孫公以都御史廵撫江西也會寧庻人宸濠反孫公伏節死人至今壯之云宸濠者驚害多知人也好生事不靖術人有李生者揣濠知其指乃為妄妖言謟諛濠濠喜厚賞術人因以其言起陽春書院以當王氣濠由此乃為反謀焉濠府中宦者劉吉南昌人李士實王春皆阿濠畫計曰大王即欲有所為可先請復故護衛之奪者以嘗　上指幸許卽有兵其他以漸圖之是時正德甲戌也　天子嬖都督錢寧樂官臧賢兩人擅權用事濠遣人賂兩人兩人為矯　詔復護衛如故濠見計遂為謀反滋甚而士

實等固言安福人劉養正有才畧知兵濠乃招養正
而養正益爲妄言諂諛濠濠大喜日夜集吉士實春
養正四人與計謀乃招納四方有辠亡脱及勇力材
秇之子各數千人爲衣食居處諸司頗皆覺知然憚
不敢發也是時孫公方爲河南布政使而胡公世寧
爲江西副使胡公乃陰上書告其事濠聞卽復遣人
賂兩簽人因遂陷胡公謫戍遼東濠懼觸衆憤不便
乃復開館延士爲講聖人之學明巳能好善禮士若
此也關中人故江西提學副使李夢陽者以詞賦高
一代罷而寓居大梁濠使人請陽春書院詩其餙詐

要名如此有項孫公自河南遷江西覩濠姦憂之乃進諸司計曰卽濠發柰何當是時適副使許公逵管南昌部中乃孫公卽又喜而令許公陰圖之而自下檄部中無城者亟築無糧者亟畜無兵衛者可選練丁壯居僻治遠者爲奏立縣治以便約束於是進賢有城安義有縣縣各有兵兵皆有餉悉如令濠念孫公每一令出咸爲已備又懲胡公世寧往事意孫公必有奏乃置人要路密詰之由是孫公凡七奏皆不得達奏畧曰夫濠列爲藩王親爲　宗室至富貴矣乃今所爲臣甚惑之府中使齎重寶往來京師者趾

相錯于路此何以故也鄱陽賊凌十一閔念四吳十三者吏捕之急濠匿賊于西山祖堂中吏不能得夫匿賊安用乎鎮守太監畢眞由江西之徙浙江也濠厚賂爲別別時辟左右密囑畢眞首肯之夫密囑昔公厚賂結好非藩王所宜有也其他顯舉甚多不具論論今蹤跡可疑慮者其後孫公見奏格盖懼度濠旦夕且舉事乃令兵局徙兵器于他所盖復下檄諸郡設兵備焉正德己卯言官言濠不軌也　上遣重臣往欲奪護衛按其事濠恐乃召吉等四人謀曰今使者來卽訊我乃翁事敗矣不如遂反四人曰然因

共定計追壽濠之次日鎮巡諸司咸入府謝宴濠乃伏賊兵于殿內諸司拜未畢濠舊履高足立露臺大呼曰方今　天子巡幸在外　太后召我監國汝等云何於是孫公抗聲對曰既有　詔請出　詔令衆觀之濠見孫公不可奪素亦憚許公乃以問許公許公曰是安得此悖妄之言乎吾有赤心豈從汝反耶濠怒叱賊兵縛孫公許公孫公奮臂推縛者指濠罵曰汝賊且不見天乎天無二日吾豈有二主哉吾死一身耳且見若種之漸滅也濠怒甚縛者持銅鎚擊折公臂曳公及許公至惠民門外害之其時同謝者

或從或默濠立即偽授劉吉太監令提督軍務李士實國師王春劉養正俱偽授軍師令人詣兵局取兵無有乃括民間農器炊釜造兵器歷二十日始就濠乃從妃婁氏宮人百餘人登舟趨南京又留兵守南昌遣所親婁伯之橫峰招兵道出進賢城進賢知縣劉公源清殺婁伯而濠兵先鋒攻安慶者又不能下濠甚憂焉其時巡撫贛州都御史王公守仁以行部道聞變乃即駐節吉安移文遠近令各以兵赴義於是諸郡練卒一呼響應居一月兵集數萬所過供餉未嘗乏絕則皆孫公前為之所也於是吉安太守伍

公文定𨤲孫公及許公木主于文山祠率所集兵以文哭之諸軍皆感泣因遂督兵至南昌擊破之兵入濠宮人留宮中者多自縊死濠駐兵王家渡聞南昌破悵然曰大事去矣我安適歸矣於是泣下官兵遇濠于樵舍風逆官兵戰不利俄而風順王公令實茅于舟順風縱火濠兵焚溺死者無筭妃婁氏赴水死濠易舟挾宮女四人而遁官兵追及濠投水水淺濠不死遂併宮人執之劉吉李士實王春劉養正皆就縛而淩十一閔念四吳十三等脫而至安義安義人縛三賊獻俘事聞　天子念濠懿親不欲加誅令自

裁諸與濠通謀者皆以輕重伏誅李提學答濠詩有
規詞免臯與入濠府中謝晏默而不能抗義者皆減
死謫配居無何而　敎皇帝棄群臣不及録孫公令
天子卽位首褒孫公贈禮部尚書諡忠烈　詔江西
爲立祠賜額曰旌忠與許公並祀之廕子堪錦衣衛
千戶世襲公配楊氏封夫人公赴江西時不以夫人
隨公死報至楊夫人哭之哀甚時昧旦天劃然忽斷
烱烱若目見者譁曰天眼開矣以濠就擒日考之則
此先未擒一日事也子堪徒跣赴難至而濠已擒伏
公棺哭之乃更治棺殮啟棺公面顏若生異香蒸蒸

自棺中起江西人大詫焉以爲鬼神不欲死之也初孫公至江西治廨舍得古鏡于深溝中背刻二十有四字其文曰光運忠扶日月心感天揚貞忠獨難塞天不世內靖斯以昭明宇晝奇怪觀者多不識後孫公死好古者以意辨之其文乃著焉孫公自始仕歷七官皆有大功德具在國史中孫公三子長子堪今官都督僉事仲子墀尚寶卿季子陞吏部左侍郎三子者皆天下士也豈天于以報孫氏哉胡公世寧濠滅後復官卒至兵部尚書王公守仁封新建伯
論曰夫孔子不語神非無神也有之而弗語之也世

傳弘治壬子浙之文塲中夜旣半塲中人見東西立巨人二一人衣緋一人衣綠合言曰三人好作事已忽不見是年孫公胡公王公遂同舉卒之寧濠之變胡公發其姦孫公折其氣王公平其難三人相次成功二巨人告之矣豈非神哉夫奇瓌非常之士不可恒有有之皆天帝意也彼修一職立一節者豈不謂賢以扶世翊運能哉

王太史傳

王太史者無錫人也名立道字懋中舉嘉靖乙未進士已選爲翰林吉士是歲　天子躬御文華殿授簡

命題校第諸進士乃得選者三十人而關中人王維楨在其中時李文康公在內閣月試吉士凡兩而顧文康公與教書李公文尚溫夷爾雅詩婉切乃楙中文郎溫夷爾雅詩婉切適與券合一試輒冠吾曹再試再冠又再試又冠如此至五而顧公又數數稱譽之由此名顯楨竟試與楙中同案楙中見楨作至閣次則恒獨居後爲歎之已規曰子第易子手郎可前不易不前也乃楨固不易其後楙中授編修楨亦爲檢討楙中既爲編修列史職稱曰夫太史之官立爲其志一代之故集古先之鑒也乃吾今守其事矣隘

而罔識闕而弗修如職何於是卜僻遠居盡括古墳籍剌取之今尊大者皆牒記客時過其門每見其下楗也葢自其爲士時日坐一小樓連數旬不下郎宗黨造者莫得睹其面則耽嗜讀書其天性也後十二歲爲嘉靖丁未太史自告起還翰林相見亟稱歐陽永叔之文將固須法詩談唐張司業劉隨州以爲簡而近及索其自作讀之果皆似敏之予亦出作觀太史太史瞿然曰予自昔固不易而今乃如此太史爲人靜定沈篤䖏世俗靡靡之好旣乃贖故邸復楗門著述如曩時不輟居無何太史病肺楨說之輟業已

察其面霜白兩頰銷縮骨棱棱出又説之歸太史於
是遂疏歸太史號堯衢項改海樵語曰脫吾疾瘳以
請而得走錫山也將腰斧伐木于海之側群樵人倘
徉足終吾年吾誓與雲霄冠珮絶矣疏上未報而太
史卒卽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也年三十八耳父曰
九巖以禮部郎中自免家居太史居在京師遇一果
一肉之珍不輒食必函致九巖公爲書訊其親必盥
手焚香乃始書書就含淚封至三四勝其孝如此與人
交雖簡嘿鮮合然心依忠厚得一善必揚之人有過
則口悛悛不忍道一詞也是皆足不死乃顧死天道

誠遂哉太史美髭髯晳幾及臍貌癯而骨清白者咸
指爲奇將穹致顒融綿綿久也今若此則人相石室
之篇誣邪龍湖張公者太史舉主也病數自來視卒
哭之哀曰王生好讀書竟坐是死諸大夫聞者咸爲
慨惜曰才人死矣始與太史同選者今在京若干人
旣殯哭奠邸櫬還又送之郊踰年而楨爲作傳太史
有二子一孺人唐氏出唐氏永州太守有懷公之女
荆川太史之妹先三年卒
王維楨曰余甚悲太史亡而靡有憾焉孔子曰朝聞
道夕死可矣太史病且革予入省其卧内見側案有

剳取視之則自記病起加減除日次予問記何為以白吾親令覓之勿繁戚病予也會文　孝烈皇后薨太史自枕上加素冠曰即一日不死猶為朝臣安可以病廢儀嗟乎由二事觀之孔所謂聞道者非邪死可哉死可哉世以壽命終者豈少乎若其罔罔泯泯也誠何以死哉

西峯張公傳

西峯張公者兵部尚書半洲張公之父也諱海字德涵童子時喪其母已又喪其父西峰公皆哭之咸禮如其大人鄉里咸歎而異之既長益脩德其大而可

傳者十數種具在張氏家乘中故西峯公身在布衣而名列于賢士大夫之間非徒以予尚書公故也西峯公本姓張而冒蔡氏姓者凡五世究所以則張馬賜者娶于蔡氏而生子容子容未齔而張馬賜卒容孤無依蔡氏乃攜容還歸母家而養之焉張氏之後得不絕蔡氏力也故容長遂冒蔡氏姓矣其後子孫襲稱之而莫有返也尚書公既舉進士欲復之爲書請于西峯公曰吾聞魯叟冥惡之字宣聖譏之范托張祿之宗太史鄙焉故河流上天而復歸之海謂其源也華葉滿柯而下聚之根謂其本也由是觀之蔡

氏不當久冒矣吾欲上疏去蔡而歸張敢以白之大人願大人決之西峯公報曰未可也吾聞仁人不背德而滅名義士不矜新而棄舊故屈子不去楚而衛青不返鄭彼各德其所由興也輒去蔡不可尚書公復請曰吾聞饗非其宗者神吐之祀亡其類者神怨之今張氏之先怨蔡氏之先吐是廟祀空名耳神不下也吾意在追本定祀而安集彷徨之靈耳復之可於是西峯公良久乃報曰待覓吾世若去而復之未晚也尚書公遂聽而罷之尚書公初仕為嘉興縣知縣而載西峯公與俱居一年而嘉興之政成西峯公

歎甚語其子曰乃吾今何患矣亟歸我亟歸我我將依西峯之故廬棲焉以適吾志西峯當公之故廬故因以爲號云西峯公歸二年而嘉靖徵拜爲吏科給事中給事中凡七遷而爲兵部尚書西峯公每于其遷官則輒遺詩教誡之其大指要之奮忠報　主顯親揚名入言而已西峯公天資現異雖未嘗効于世而當世匡濟之畧輒究其始終與之語即習事之大夫不能難而下也尚書公以節鉞之鎮兩廣也會其時有安南之役而二三將事大臣咸相聚　闕下商勦撫之計未定而尚書公先發因便道過其家省西

峯公西峯公問曰聞之方有事安南信乎尚書公對曰有之顧其計未定或言勦或言撫卒之柰何西峯公曰嘻撫之便夫黎氏簒陳而莫氏又簒黎以力相亡以詐相吞固其俗也言勦則名其辠是用中國之治治之矣兵不得罷而怨毒日深徒以貽東南之苦耳不如撫之以安其志順其俗焉且有宣德之故事在可弗講乎尚書公辭行而至鎮所以其言白將事大臣諸大臣咸是之安南竟從撫遂定兵罷東南諸路得免轉輸暴露之苦者西峯公一言之功也其後數歲而西峯公卒且卒呼其弟津前告曰我即卒若

可赴鎮所慰尚書云乃翁固啓然化矣吾兒孝言勿
遷恐驚動傷其心已又顧諸子之侍者謂曰吾先江
西之冠帶族也其始兩世宦閩安之乃遂就候官
縣家焉既更五世而莫有振者余甚憤焉至于尚書
乃復興則續吾上世業矣吾復何憾目遂瞑後尚書
公自鎮所跣歸遶棺哭之哀已聞西峯公卒時語乃
于歲時伏臘爲壇以望祭江西之張氏嘗爲祖者而
別爲廟祭蔡氏之養容而存張氏宗者乃始上疏復
張氏姓如西峯公教焉西峯公以尚書公貴凡四封
卒得號爲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云西

峯公初封為嘉興縣知縣後改封禮科右給事中當
改封時西峯公適游在京師乃攝衣冠而趨　闕下
謝西峯公在前給事君在後朝士咸相顧驚歎以為
稀覯至繪為圖傳其事圖今藏西峯公家焉西峯公
生三子長曰經即尚書公次曰綸次曰綱晚節衰老
而謝家事一聽之二季子獨與里中賢者年齒齊者
數人結社以觴歌往來號曰怡怡會終其身云西峯
公卒時年七十有四益見至曾孫矣里中人稱曰西
峯公福星也西峯公壯時嘗渡江墮水水中一老人
扶之上得不死又嘗病痘甚殆卧而夢官卒二人擁

之行至一所屋大而堂高其上坐神人侍衛甚嚴問執而至者誰也卒對神人大叱脫之謂曰此人有厚德天帝且報之乃執之來乎覺而疽竟不爲害尚書公嘗持二事語史禎史禎乃遂記之云

論曰余不幸不獲見西峯公而幸覩公之冡子尚書公爲尚書公恹恹乎犖犖乎盎古大臣之風也　天子方倚以爲國柱自六卿而下莫不推轂讓能焉神人所謂天且報西峯公者非此事邪夫豪傑之見世猶寶也生于國國光生于家家亢造物者恒珍惜焉不肯數數生苟生之必有以也世嘗言鬼物不可信

以今張公觀之欲弗信得乎

梘野先生存笥稿卷之十一